



007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Идиот ·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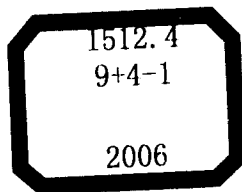
荣如德 译

白痴

Идиот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荣如德 译

白痴

Идиот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荣如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7-5327-4014-5

I. 白... II. ①陀... ②荣...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973 号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ДИОТ

白痴
ИДИОТ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责任编辑 朱志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4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608,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4014-5 · I · 2257

定价: 2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译本序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曾如饥似渴地吞咽过不少外国文学（包括戏剧）的译本，其中尤以阅读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和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些黑白封面的欧美名著（如巴金、丽尼、陆蠡译述的屠格涅夫作品等等）兴趣最浓。虽然我从未系统研读过欧洲文学史之类的专著，但经常在书店里站着翻阅一些久闻大名的经典，看到那里陈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多，对这位俄国大文豪早就肃然起敬。他的姓氏中文译名第一个字“陀”，其实与原文发音相去甚远，可能也和其他许多外国人姓名的中文音译一样，保留着当年全国出版中心上海的沪语读音痕迹。然而这个“陀”字加上我浮光掠影地从作者简介中读到宗教哲学在他作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再辅以他的画像和照片所展示的悲怆神情，我总是把他和苦行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自上世纪前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陀氏作品的中译本基本上只有耿济之译自俄文和韦丛芜译自英文的两套。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陀氏文风的特殊性，我多次尝试“啃”那些译文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到五十年代过半以后，我才二十多岁，浑然不知兰山学海的高低深浅，仗着仅学了四五年俄文这点可怜的“底气”，通过预订购得苏联在一九五六一一九五八年间陆续出齐的十卷本陀氏文集，居然雄心勃勃地妄图对这座碉堡发起强攻。不幸的是，除了《白夜》、《舅舅的梦》以及果戈理风格最鲜明的《庄院风波》（即《斯捷潘契科沃田庄与庄院中的人们》）等几个在多种意义上不那么厚重的中篇外，从《罪与罚》一直到

《卡拉马佐夫兄弟》那黑压压一堆“庞然大物”，还是令我望而生畏。倒是五十年代末公映的苏联彩色故事片《白痴》，由于编导坚定地聚焦于原著第一部的“名花归属”主题，不及其余，译制质量也相当高，特别有孙道临、张瑞芳这样台词功底深厚的名演员担纲为男女主角配音，使我顿悟洗练萃取对于提高艺术作品感染力和影响力是何等重要。

无论是《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倘若我在此条分缕析地重复《白痴》的内容，哪怕只是讲一个故事梗概，恐怕无异于干一桩煮鹤焚琴那样杀风景的蠢事，尤其对于初次接触此书的读者简直是一场灾难。费尧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后来跻身贵族的医官家庭。他那残酷虐待农奴的父亲于一八三九年被自己田庄里十几名忍无可忍的农奴殴打致死。费尧多尔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在军队里待了四年，以中尉军衔退役，一八四四年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他的处女作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1845）曾受到来自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热烈赞扬，但随后发表的一些中短篇却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从而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等人的决裂。这位青年作家从一八四六年春开始参加以废除封建农奴制为己任的激进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一八四九年，他和其他几名小组成员一起被沙俄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旧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已是一八五〇年初），这些死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又突然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此后还得当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几乎度过了整个五十年代，于一八五九年才获准携妻子和继子返回俄国的欧洲部分，定居在彼得堡。一八六〇年初，他的两卷本作品集出版。

陀氏一生始终没能摆脱痼疾症对他生理上、精神上造成的巨大痛苦，而嗜赌成性和债务缠身又压得他经济上永世不得翻身。说来也许近乎残忍，长达九年的流刑经历为陀氏写《死屋手记》提供了无价的第一手资料，此书曾被屠格涅夫比作但丁的《神曲·地狱篇》，赫尔岑则把它与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相提并论，它更在一个世纪后催生了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一系列劳改文学名作，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

天》、《癡病房》、《古拉格群岛》等。与此相类似，频频发作而且病势不断加重的癡病、明知结局有输无赢也要饮鸩止渴的赌癡、越陷越深以致永远无法清偿的债务——这些亲身体验都成了陀氏的创作源泉，就描写的真切性和刻画的深度而言，其他途径都无法与之相比拟。

《白癡》的男主人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加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真正的弑父凶手斯七尔加科夫，无疑是古往今来所有此类艺术形象中写得可谓入木三分、最令人信服的癡病患者。作者笔下的梅诗金公爵被很多人视为白癡，甚至公然如此骂他，事实上只是因为长期在国外疗养，回国后与周围的生活脱节，显得不谙世故，不明事理，但他有着一颗水晶般纯净无邪的仁爱之心，言行举止光明磊落，任何权术、城府和私欲与他都不沾边。通过梅诗金公爵这一形象，作者旨在表明自己理想中“完完全全美好的人”便该如此。陀氏于一八六八年初构思此书期间写给他外甥女索菲亚·伊万诺娃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历数基督教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美好人物，最完美的莫过于堂·吉珂德。但他之所以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也很可笑。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比堂·吉珂德差远了，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仍不失为一大创意）也很可笑，而且这一招还真管用。美好者不知自身的价值，反而遭到嘲笑，于是引起同情——由此可见，读者中也是有同情心的。同情之所以会被激发出来，正是幽默的秘密。让·瓦尔让这个人物（雨果名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译者按）也是一次精彩的尝试，但他引起同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巨大的不幸，而且社会对他不公。我要写的人物与他们毫无相似之处，绝对没有，所以我怕得要命，担心这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上述那封信还包含这样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耶稣基督才是他心目中美好人格的最高典范。他在小说的草稿中干脆称男主人公为“基督公爵”。这位圣徒一般的公爵无财无势，在人欲横流、寡廉鲜耻的黑暗社会上饱受欺辱，可是他既不愤怒，更不反抗，总是逆来顺受。尽管《白癡》的第一稿后来被推倒重写，但从我们今天持有的定本中某些部分（如第一部第六章梅诗金向将军夫人母女们讲述自己在瑞士与孩子和玛丽如何由疏变亲的经过），仍看得出作者勾勒梅诗金的身世时，显然受到福音书中一些情节的影响，才会导致为梅诗金所作的“性格画像”与“基督公爵”的轮廓相合。陀氏把顺从和苦难加以理想化，否定激进道路和斗争手段，这是他历来遭到抨击和责难最多的要害。俄国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废除

农奴制，在欧洲是最晚的，而此后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各派的分歧又特别严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资本主义，害怕革命，反对俄国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他后半生的言论和创作始终在与所谓的“西欧派”论战，尤以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一年在期刊上陆续发表的《作家日记》为甚。应该说，他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绝非熟视无睹，也不是天生怯懦，他反叛过，抗争过。自从他一八四九年被捕成为死囚，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先服苦役后当兵，一八五九年回到彼得堡后又在内务部秘密监视下苦熬那种很少有人体验过的孤独达十年之久，被侮辱、遭欺凌、受伤害到虽生犹死甚至生不如死的地步，这漫漫二十载的另册岁月，毕竟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从他的成名作《穷人》起，无限同情小人物，为他们并且与他们一起受苦，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占有主旋律的位置。但他确信专制政体已根深蒂固，无法撼动，于是转而求助于宗教，把在人间受苦难视为通向灵魂得救的必由之途，宣扬被践踏的弱者对施虐者报之以宽恕等等，直至他撒手人寰之前八个月，还在莫斯科由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奏响序曲的纪念活动集会上发表演说，还公开号召“桀骜不驯的”俄国知识分子“顺从吧”。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这位一代文豪与世长辞。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与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马斯洛娃交相辉映的伟大艺术形象。不过，古今中外的诗篇小说、戏剧影视中多的是红颜薄命的弱女子。倘若有谁备足了餐巾纸愿为一枚缠绵悱恻的“催泪弹”歔歔不已，本书肯定会令这样的读者大失所望。诚然，娜斯塔霞拥有超凡脱俗的美貌和智慧，可谓风华绝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那么多笔墨来描述她的一张相片给梅诗金公爵留下的深刻印象，本身也属罕见），但赋予此书永恒价值的是她身处阴谋漩涡的中心，不甘心任人摆布，敢于在富豪权贵头上动土，举起反叛的义旗向恶势力复仇，终于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骄傲地倒下的悲剧命运。

岁月荏苒，此译本自一九八六年初版以来，已过了二十个年头，在此期间以各种不同开本、不同装帧重印的普及本、文集本累计的册数，可能是陀氏作品在我国迄今为止拥有读者最多的一本。由于种种原因，主要还是生怕误导读者而藏拙，我一直没有为这个译本写过任何前言或后记。可是躲了二十年还是躲不过去。尽管如此，我在此依然想恳请读者不要把寥寥几页背景材料和人物简介当作什么导读，以免思想驰骋的空间变得湫

隘、逼仄。从贝多芬《升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 27 之 2)》第一乐章漾出的音流，很可能与月光风马牛不相及，一百位听众可以作出一百种甚至更多不同的解读，也许这才是经典真正的艺术魅力所在。

荣如德

于二〇〇六年元宵节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

第一部

十一月杪，天暖雪融，上午九点左右，彼得堡——华沙铁路上有一列火车正全速驶近彼得堡。空气非常潮湿，大雾弥漫，不知道这天色是怎么亮出来的，真难为它；从车窗里望出去，铁道左右两侧十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旅客中也有从国外归来的，但比较挤的还是三等车厢，而且以忙于营生的微末小民居多，他们一般在不太远的地方上车。经过一夜的旅程，大家照例都很疲倦，眼皮沉得抬不起来，遍体寒冷，苍白的面容微泛枯黄，跟雾的颜色有些仿佛。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靠窗的地方，有两位旅客打天亮起处于面对面的位置。两人都还年轻，行李极其简单，衣着也算不上时髦，却都有颇为突出的相貌，而且双方都有攀谈的愿望。如果他们知道对方此时此刻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一定会惊诧于机缘如此奇怪地让他们在彼得堡——华沙列车的三等车厢里相对而坐。两人中的一位身量不高，年纪在二十七岁上下，一头鬈发几乎是全黑的，灰色的眼珠虽小，但目光炯炯。他的鼻子又大又塌，脸上颧骨高耸，薄薄的嘴唇老是撇着，现出一种狂妄、嘲弄乃至恶毒的冷笑；可是他的天庭却很饱满，轮廓端正，弥补了下颌发达得异样的缺陷。这张脸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种毫无血色的惨白，它使这位年轻人的整个面容显得憔悴不堪（尽管体型相当结实），同时还透出一股近乎痛苦的激情，这与他肆无忌惮的冷笑、傲气凌人的眼神很不调和。他穿得很暖，一件宽大的羊羔皮桶子挂了黑色的面儿，经过一宿的旅途劳顿并没

有畏寒瑟缩之状，而他对面那一位对于潮湿的俄国十一月之夜是怎么回事显然没有经验，所以不得不打着寒颤饱尝个中滋味。他只披一件带大风帽的肥腰身呢斗篷，十足是远在国外（例如在瑞士或北意大利）作冬季旅行的寻常装束，在这同时当然不会把从艾德库能^①到彼得堡这样漫长而寒冷的路程考虑进去。然而，在意大利绰绰有余的御寒用品，在俄国就不太够了。带风帽的斗篷主人是个年轻人，年龄也在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上下，身量略高于中等，浓密的黄发颜色极淡，两颊深凹，一绺稀稀落落的楔形胡须差不多可以说是白的。他的一双碧蓝的大眼睛凝神专注，目光蕴藉，但似有隐痛，有些人根据这种奇异的表情一眼就能猜到此君患有癫痫症。不过，这年轻人的脸倒是讨人喜欢的，清癯而又秀气，皮色本来就不红润，这时更是冻得发了青。在他手中左右晃荡的一个褪色花布小包裹，看来是他路上所带的全部家当。他足登一双带腿罩的厚底半高鞣皮鞋，——一切都不合俄国习惯。穿挂面儿皮桶子的黑发青年多少由于闲着无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终于开口问道：

“冷吗？”

他问时带着那种不知趣的笑容，人们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无顾忌、不经意地表示幸灾乐祸的心情；接着他还耸了耸肩膀。

“很冷，”对方倒极其乐意回答，“而且，请注意，这还是融雪天气。要是在上冻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呢！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国内竟然这么冷，反而习惯了。”

“一向在国外，是不是？”

“是的，在瑞士。”

“嗨，您这个人哪！……”

黑发的一位吹了声口哨，然后哈哈大笑。

双方攀谈了起来。穿瑞士式斗篷的黄发青年回答黑发旅邻的每一句问话时态度之爽直令人惊异，而且他绝不注意对方某些问题提得十分冒失和毫无意义。在答话的过程中，他表明自己离开俄国确实已经很久，有四年多了；他给送到国外去治病，因为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系统病症，大概类乎羊痫风或舞蹈病，发作时要哆嗦、抽风。黑头发的那一位听着黄发青年的自叙，曾好几次暗暗发笑；及至他问：“那么治好了没有呢？”对方

^① 艾德库能——当时普鲁士与俄国交界处位于普鲁士一侧的铁路车站。

回答说：“没有，没治好，”——这时，他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嘿！那一定花了许多冤钱，可咱们这儿愣是信他们那一套，”黑头发的那位尖刻地说。

“千真万确！”邻座一位衣着寒酸的先生加入了谈话，此人大约是个长期当书吏得不到擢升的公务员，四十左右年纪，体格健壮，鼻子通红，脸上颇有些粉刺，“千真万确，俄国人的钱财全让他们白白捞了去！”

“哦，你们把我的情况大大地估计错了，”从瑞士归来的病人以从容不迫和息事宁人的语调接过话茬，“当然，我没有资格辩论，因为我并不了解全部情况，但我的大夫尽自己力量也有限，可还是拿出钱来让我回到此地，而且在那里供给我的生活几乎有两年之久。”

“怎么，难道没有人付钱？”黑发旅客问。

“是的，本来在那里我的生活由帕甫里谢夫先生供给，可他两年前去世了；以后我写信给此地的叶班契娜将军夫人，她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但至今没有回音。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那您到了彼得堡上什么地方去呢？”

“您是问我在什么地方住下？……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呢……反正……”

“还没有拿定主意？”

听他述说的两位旅客又都放声大笑。

“莫非您的全部财产都在这包裹里不成？”黑头发的那一位问道。

“我敢打赌，确实是这样，”红鼻子公务员非常得意地附和着，“而且行李车上也没有其他东西，当然，富贵不由我，贫穷非罪过，这一点也必须指出。”

事实果真如此：淡黄色头发的年轻人立即以不寻常的匆忙态度承认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包裹的主人瞧着他们两位，最后自己也笑了，这就使他们越发觉得可乐。

“您的包裹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包裹，”大家都笑够了以后，公务员继续说，“尽管可以打赌：里边没有一卷卷的金洋钱，没有拿破仑和腓特烈^①，就连荷兰钱币也没有，单是根据裹住您那双外国皮鞋的腿罩就可以下此结论，不过……倘若在您的包裹之外再加上这样一位……嗯……一

^① 此处的“拿破仑和腓特烈”分别指法兰西和普鲁士的金币。

位亲戚，例如叶班契娜将军夫人，那么，甚至对这包裹也要另眼相看，自然喽，如果叶班契娜将军夫人确实跟您沾亲而不是您搞错的话……比方说因为一时心不在焉，这是谁也免不了的，完全不足为奇，或者……有时候想象力过于丰富也会搞错。”

“哦，又给您猜个正着，”黄发青年应道，“果然，我几乎弄错了，应该说，她几乎不能算我的亲戚；这份亲实在太远，所以，我在国外没有等到回音，说真的，那时我丝毫不觉得奇怪。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白白浪费了邮资。噉……不管怎样，您毕竟天真到了极点，诚实到了极点，这倒是值得称道的！噉……叶班钦将军我知道，那无非因为他是个名人；供您去瑞士的那位已故的帕甫里谢夫先生，我也知道，但不知他是不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甫里谢夫，因为他们共有两位，是堂兄弟。另一位至今还在克里米亚，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作古，他生前受人尊敬，广交显要，当初曾经拥有四千农奴……”

“一点不错，他正是叫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甫里谢夫，”青年应道，并且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把这位无所不晓的先生打量了一番。

在一定的社会阶层，有时可以遇到这种无所不晓的先生，甚至相当常见。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热中于刨根究底的智力和能耐，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全部用在这一方面，那当然是因为他们胸无大志、目光狭隘，——一位当代的思想家会如此说。其实，“无所不晓”这几个字所指的仅仅是一个有限得很的范围：某人在何处供职，跟哪些人有交往，有多少财产，当过什么省的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得到多少陪嫁，与什么人是中表，与什么人是嫡堂，诸如此类，也不外乎此类。这种无所不晓者大抵衣着寒酸，袖子的肘部磨损得厉害，每月的薪水不过十七卢布。他们了解得如此周详的人，当然猜不透他们的动机何在；事实上，他们之中许多人拥有这些相当于整整一门学问的知识已经深感自慰，达到了自己尊敬自己的目的，甚至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再说，它作为一门学问也是很诱人的。我见过许多学者、文学家、诗人、政治家也在这门学问中追求着或追求到自己的最大慰藉和最高目标，甚至全凭这一点飞黄腾达。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黑头发的那一位不时呵欠连连，漫无目标地望着窗外，巴不得旅程早点结束。他好像心不在焉，可以说非常心不在焉，简直是焦躁不安，甚至变得有点儿奇怪：往往又在听，又不像在听；眼睛又在看，又不像在看；他在笑，可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明白笑些什么。

“请问贵姓是……”那位脸上颇有些粉刺的先生忽然问带小包裹的黄头发年轻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对方回答说，完全不假思索，毫无戒心。

“梅诗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连听也没有听到过，”公务员沉吟道，“我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听到过这个姓氏；这个姓氏历史上有记载，在卡拉姆辛的史书中可以找到^①，也应该找得到；我是说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而且好像哪儿都碰不到梅诗金公爵这个家族，甚至消息也听不见了。”

“哦，当然如此！”公爵马上答碴儿，“除了我，如今梅诗金公爵家族根本没有人了；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至于我的父亲一代和祖父一代人中间，有的还是独院户^②。不过家父当过陆军少尉，是士官出身。可我不知道叶契娜将军夫人的出身怎么也是梅诗金公爵小姐，也是她那一族类的最后一个……”

“嘻嘻！她那一族类的最后一个！嘻嘻！您这话真有意思，”公务员窃笑道。

黑头发的那位也在吃吃地笑。淡黄头发的青年因为自己说了一句相当蹩脚的双关语^③而有些惊讶。

“哦，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说的时候连想也没有想过，”最后他解释道，表示自己也觉得奇怪。

“那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公务员欣然附和。

“公爵，您在外国是不是也跟教授学一些什么科学？”黑头发的那位突然问。

“是的……学过……”

“可我从来没学过什么。”

“我也只是胡乱学一点罢了，”公爵找补了一句，口气差不多像是在道歉。“根据我的病症，我被认为不能接受系统的教育。”

①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在他编写的12卷《俄国史》中曾提到梅诗金公爵家族。

② “独院户”是俄国农奴制时代国有农民的一个等级，实为可以拥有农奴的小地主（通常一院一户）。其祖先多半是16—17世纪戍边的低级军官。

③ 俄语“在自己的族类中”也可解释为“在某种意义上”。

“罗果仁一家您知道不？”黑头发的旅客很快问道。

“不，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在俄国熟人很少。您贵姓是罗果仁？”

“是的，我姓罗果仁，巴尔菲昂·罗果仁。”

“巴尔菲昂·罗果仁？这是不是那一……”公务员特别郑重其事地刚开始说。

“对，对，正是那一家，”黑发青年很快把公务员的话打断，那种不耐烦的态度相当不客气；不过，他一次也没有理睬过那位脸上有粉刺的公务员，从一开始就只跟公爵一人说话。

“可这……这怎么可能？”公务员惊呆了，一对眼珠子几乎凸出眶外，他的整个面部立刻开始现出某种诚惶诚恐、谄媚奉承甚至大吃一惊的表情，“难道令尊就是一个月前仙逝、留下二百五十万财产的那位世袭荣誉市民谢苗恩·巴尔菲昂诺维奇·罗果仁？”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财产？”黑头发的那位反问道，他这一次还是没有朝公务员看上一眼，“真是的！（他向公爵眯了眯眼睛，示意这话是冲公务员说的）这号人一心想附骥尾，不知究竟有什么好处？是的，我家老爷子去世确实有一个月了，可如今我从普斯科夫回家去差点儿连靴子也穿不上。我那混蛋哥哥，还有我的母亲，他们既不汇钱，也不通知，什么也不寄给我！简直把我当做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害热病说胡话，整整躺了一个月！……”

“可现在一下子就能得到一百多万哪，这还是最低的估计数，哦，上帝啊！”公务员两手一拍。

“您倒是说说看，这关他什么事！”罗果仁又恼又恨，可仍然不给公务员一个正眼，只是向他那边略一摆动脑袋，“即使你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会给你一个戈比。”

“我就是要拿大顶，一定照办。”

“要命！可我是不会给钱的，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哪怕你跳上一个星期的舞也是白搭！”

“你不用给！我就是要这样，你不用给！我就是要跳舞。我宁可扔下老婆，扔下年幼的孩子，也非要在你面前跳舞不可。我得向你致敬，讨你喜欢！”

“呸！”黑头发的旅客啐了一口。“五个星期以前，我跟您一样，”他对公爵说，“只带一个小包裹瞒着老爷子逃往普斯科夫姑妈家去，不料

在那边害上热病躺倒了，而他竟在我离开的时候一命归阴。是中风死的。对死者当然应该永远怀念，可我当时险些乎给他置于死地。信不信由您，公爵，真的是这样！当时我如果不逃跑，他不杀了我才怪。”

“您有什么事情惹他发了火？”公爵作出反应的同时，带着一点特殊的好奇心端详着这位穿皮桶子的百万富翁。虽然百万家私和获得遗产本身也许包含着某种可观的因素，但使公爵感到惊异和产生兴趣的还有其他方面。再说，罗果仁本人不知为什么也特别乐于跟公爵交谈，尽管他现在想找个人谈谈不像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倒是无意识的成分居多；与其说他坦率直爽，毋宁说因为思想不集中，因为心中焦虑不安，只要有个人让他瞧瞧，跟他随便聊聊就行。他好像至今热病未愈，至少还没有完全退烧。至于那个公务员，他愣是死死地缠住罗果仁不放，留神倾听和琢磨着他的每一句话，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简直像在寻找一颗钻石。

“他确实发了火，也许是有理由的，”罗果仁答道，“但害得我最苦的是哥哥。妈妈是妇道人家，年纪大了，不在话下。她只知道读圣徒言行录，跟一些老太太坐着闲聊；什么都是我哥哥谢恩卡说了算。他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他的心思我明白！当时我神志昏迷，这不假。据说，电报也发来了。可电报是发给妈妈的。而她在那里已守了三十年的寡，从早到晚跟一些装疯卖傻的先知待在一起。她虽然没有出家，可比修女更像修女。她一见电报吓得什么似的，拆也没拆就交到警察分署去了，电报就在那里一直搁到现在。幸亏柯涅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柯涅夫——帮忙，他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我。哥哥夜里从父亲灵柩的锦缎罩子上把金铸的流苏统统剪去，说：‘这些东西值好多好多钱呢！’光凭这件事，他就够资格发配西伯利亚，只要我告他，因为这是亵渎神圣的行为。喂，你这个小丑！”他冲那公务员说：“从法律上讲这叫什么：是亵渎神圣吧？”

“是亵渎神圣！是亵渎神圣！”公务员连声附和。

“这罪名够不够资格去西伯利亚？”

“够资格，够资格！立即发配西伯利亚！”

“他们满以为我还在生病，”罗果仁向公爵继续说，“可我一声不吭，悄悄地坐上火车就这么来了，虽然病还没有痊愈，到时候你得给我开门，我的亲哥哥谢苗恩·谢苗诺维奇！他在老爷子面前说了我一大堆坏话，我知道。当时为了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的确把老爷子惹火了，这是事实。这是我一人之过，不知怎么会昏了头。”